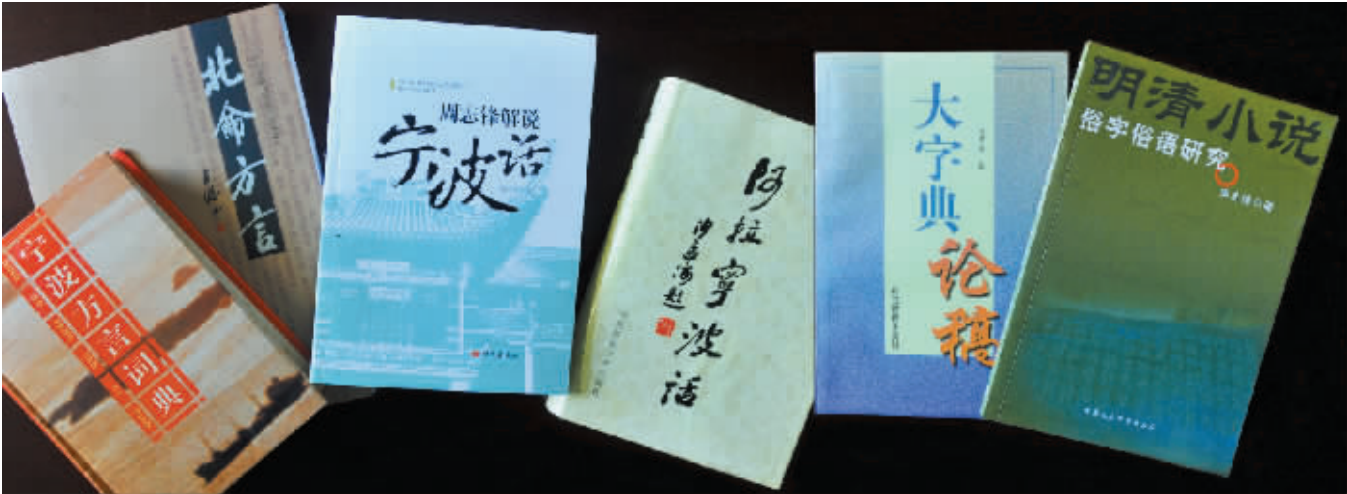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周志锋：方言矿藏的探宝者

调查宁波方言：用心做记录员

周志锋是“77级”大学生，1982年从宁波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专业是古汉语。搞古汉语的人怎么会去搞方言呢？“方言与古汉语看似不搭界，其实是相通的。方言的源头是古汉语，两者可以互相印证，互相发明。”周老师笑着说。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参编《阿拉宁波话》起，他就与宁波方言结了缘，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成了他做学问的特色和追求。

方言调查是方言研究的基础。参编《阿拉宁波话》及《宁波方言词典》后，他对宁波方言有了整体的了解，也深感现在研究的不足，于是处处留心有关宁波方言的材料。周志锋方言调查的秘诀就是做有心人，把听到、看到、想到的都及时记录下来，因为这些材料用传统的调查方法往往是难以获得的，也极易“稍纵即逝”。以“听到”的为例：

每天晚饭后散步，是“采风”的好机会。“燥讲讲啥西啦！”“年纪大嘞，玩没几年好勇嘞。”“其拉阿伯老头规矩交关重，儿子囡看张其腊皮介。”“老爷手机好搞掉嘞！”“房子大交关大，差地段忒单角。”……“燥讲”即空讲，“勇”即神气、风光，“腊皮”形容对人很服帖，很畏惧，“老爷”即陈旧、质量差，“差”在这里当转折连词“只是”讲。

饭桌上他也不失时机地收集方言资料。“一晌讲请客，一晌勿请嘞，依来的吊我燥水啊！”“香烟勿吃，手泛也玩没嘞。”“我酒量只比依好一刨花。”“该梗鱼还玩没离骨，再去蒸一蒸。”“烤菜，苋菜股、臭冬瓜啥格宁波菜多点眼。”……“吊燥水”即引发欲望，“手泛”指手的习惯动作，“一刨花”即一点点，“离骨”指鱼煮熟后鱼骨与鱼肉分离。

还有一些颇有特色的模式词语也大多是“听”来的，如：“该晌雨大大勿大。”“汽车莫乱开西开。”“微信不信我弄勿相像个。”“上头政策到底底，弄发弄发又豁边嘞！”“大大勿大”“乱开西开”“微信不信”“弄发弄发”等都是模式词语，可以扩展，举一反三。

上述鲜活的方言词语，相关宁波方言的书籍都没有收录，“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”，对于周志锋来说，可谓如获至宝。

除了勤记之外，他还养成了勤查、勤问的好习惯。

草木虫鱼常常同物异名、同名异物，不好辨识。如“草子”，朱彰年先生等编《宁波方言词典》解释为“紫云英。也叫批花”。即草子、批花为一物；汤珍珠先生等编《宁波方言词典》“草子”解释为黄花苜蓿，“批花”解释为紫云英，即草子、批花为两物。周志锋母语北仑话中，草子、批花为两物，绝不混淆。但在调查中发现，宁波人既有管紫云英叫草子的，也有管黄花苜蓿为草子的。查考方言文献，不少地方“草子”也可兼指紫云英和黄花苜蓿。这样，最终弄清楚了，宁波话“草子”兼指紫云英和黄花苜蓿，“批花”只指紫云英。

宁波有小海鲜叫“鬼公”（鬼音“举”）、“叭咕”，是两种东西，还是同物异名？具体指的是什么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，周志锋请教了十几个人，包括舟山、象山的老渔民。原来“鬼公”与“叭咕”是同一种东西，鱿鱼的一种，形体很小。“叭咕”是“鬼公”的音转。

日积月累，集腋成裘。如今周志锋搜集

的宁波方言词语已达1000多条，可以补充或完善相关宁波方言著作的不足。

研究宁波方言：甘心做苦行僧

方言很有趣，但是方言研究跟其他学术研究一样，是一件很“痛苦”的事情。因为它必须立足材料，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考辨，没有捷径可走。为了弄清一个方言词的写法、读音或意思，周志锋常常冥思苦想、寝食难安。

宁波话有一种扫帚叫“猪扫帚”，指的是秃扫帚，农家多用来扫猪粪等。文字应写成“猪扫帚”，还是“侏扫帚”，还是别的形式？纠结过程中，翻阅资料，发现宋元以来吴语有个俗字“𦏧”，音朱，字形是“生”字不出头，表示秃义。明孟称舜《娇红记》第五出：“这正是破粪箕，𦏧𦏧，娶将来和你一对儿相厮像。”文中“𦏧𦏧”与“破粪箕”相对，𦏧即秃，宁波话里的所谓“猪扫帚”，原来应该写作“生扫帚”！

宁波话赡养叫“宗”，如：小人宗大人。两部同名《宁波方言词典》都这么解释：“宗，赡养。”但“宗”古今无赡养义，两部词典用的是同音替代字。周志锋认为，赡养是个常见概念，应该有本字。那么，本字究竟是什么呢？经过多年探索，终于找到了答案，本字是“供”。“供”有供养、奉养义，词义对得上，问题是读音。考《广韵·钟韵》：“供，奉也。九容切。”“供”读“宗”，正是由“九容切”这个读音演变而来。今江西南昌方言、安徽绩溪方言“供”有赡养义，可作旁证。

宁波话里有“看见生情”一词，义为“灵活行事、见机行事”，如：人情送多少，依看见生情好嘞。查考几本宁波方言著作，有“看见生情”、“看去生勤”、“看起生情”等不同写法。这个词到底该怎么写，理据是什么？蓄疑数十年，有一天终于“顿悟”：原来本应写作“看景生情”。“看景生情”习见于明代白话作品，如《水浒传》第七十四回：“非是燕青敢说口，临机应变，看景生情，不到的（不至于）输与他那呆汉。”“看景生情”字面意思是看到眼前景物而引起某种联想或感叹，但文献中都用其引申义，表示随机应变、见机行事。可见，宁波话里“看见生情”来源于明代产生的“看景生情”，进入方言后，人们不清楚它的来历和写法，就误读为“看见（去、起）生情”。

“研究宁波方言视野要开阔，不能局限于宁波方言。”这是周志锋的经验之谈。宁波话父亲叫“阿伯”，伯写作“爸”，音不合；写作“伯”，意义似乎对不上。但查考辞书，许多方言里父亲都叫“伯”或“阿伯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伯，长也。”由“长”引申指称父亲，不是没有可能，宁波话父亲应该写作“阿伯”。三轮车宁波叫“黄鱼车”，之前我们都认为宁波过去黄鱼多，三轮车用来拉黄鱼，所以叫黄鱼车。但后来发现，上海甚至苏州等地三轮车也叫“黄鱼车”，这样，原先的解释就要重新考虑了。

搞清楚一个方言词语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愉快的事情，但探索的过程却往往很艰难。高校老师上课不多，但如果搞学术研究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数十年如一日，周志锋“白天与晚上一个样，假期与平时一个样，礼拜日与工作日一个样”，坚持学术研究。问他苦不苦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比起当年当农民，一眼玩没苦！”

走进周志锋的书房，两面墙壁都是书橱，书桌上是一叠书稿，周志锋正在校对《阿拉宁

波话》修订版的稿子。修订《阿拉宁波话》，他与浙大汪维辉教授已经花了两年多时间，其中方言词和短语两部分文字改动总量达50%以上。“说是校对，其实还是在修改，因为几乎每天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充实或者完善书稿。”宁波方言爱好者都期待着这本全新的《阿拉宁波话》修订版能早日面世。

宣传宁波方言：热心做志愿者

“现在，每个城市的面孔已经同化了，区别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就是方言。但是，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，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退化。”对于这一现象，周志锋不无担忧。传承方言文化，全社会都有责任，作为学者，更是责无旁贷。近年来，周志锋除了坚持研究之外，还热心当起了宣传宁波方言的志愿者。

撰写方言随笔，介绍宁波方言。方言论文太深奥，方言词典太简略，而且都是小众化的，一般人不容易看到。有鉴于此，几年前，周志锋集中撰写了50多篇方言随笔，对宁波话里常用而又比较特殊的一批词语进行了通俗的解释。这些文章形式灵活，文笔活泼，解释深入浅出，读来饶有兴味，在《宁波日报》、《宁波晚报》、《港城文脉》等报刊发表后，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。

举办方言讲座，宣传宁波方言。近年来，周志锋利用“宁波文化百科大讲堂”、“明州大讲堂”等平台，举办了近30场宁波方言讲座。根据不同对象，讲座或重专业重学理，或求普及求通俗，让不同类型的听众在笑声中感受宁波方言的独特魅力，接受传统地方文化的熏陶。

为宁波地名特殊读音，他多次撰文呼吁。宁波有个地名用字“隘”（邱隘、姚隘路）读音特殊，宁波人读gà，但字典里只有一个读音“ài”。由此带来了许多麻烦，如广播、电视播报新闻，遇到带有“隘”的地名时，播音员很纠结；读ài，老百姓听不懂，有意见；读gà，字典里没有这个读法，不规范。对此，周志锋曾多次写文章讨论。2014年，他又对“隘”字读音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写成《请为“隘”字补一个宁波地名特殊读音》一文，从五个方面作了详细论证，认为“隘”读gà有音理依据，有历史渊源，有广泛的社会认同，也符合地名异读音音的原则和要求，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权威辞书应该为“隘”补一个音和义：“gà，用于地名，浙江宁波有邱隘、鄞隘等。”该文在《宁波大学学报》发表后，产生了一定反响，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。周志锋还把这个观点反映到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专家那里，希望能引起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及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重视。

最近，宁波电视台、浙江电视台都准备推出新的方言节目，两家都邀请周志锋担任方言节目的顾问。“能为传承和弘扬方言文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我很高兴。”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，这也是周志锋所追求的目标。

“研究宁波方言的人很多，他们都有贡献。专业人士不必说了，即使一些非专业人士撰写的著作，也有闪光的地方。我只是比别人多花了一些时间，多写了一些东西而已。”谦虚、勤奋、好学，这也许正是一名学者能够不断自我提升的关键所在。

■ 名人荟 ■



人物名片：

周志锋，宁波北仑人，宁波大学教授。曾任宁波大学文学院院长、《宁波大学学报》编辑部主任。现为宁波市“中国语言文学与区域文化重点学科”负责人，宁波大学“宁波方言与文化研究中心”主任，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，中国语言学会理事，中国训诂学会理事。曾获得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、宁波市有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、宁波市高校名教师等荣誉称号。